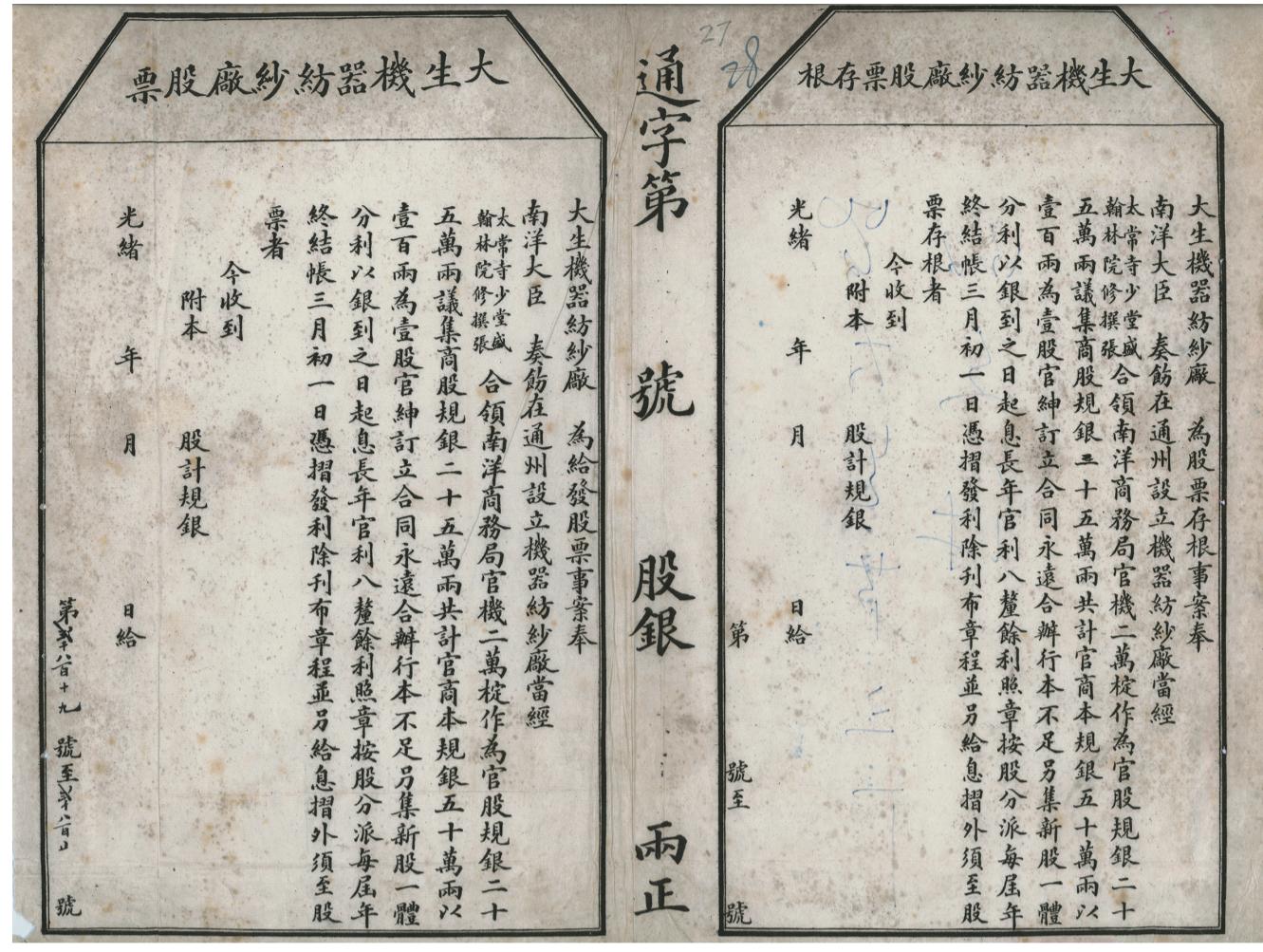


# 与大生档案结缘

□朱江



大生机器纺纱厂股票



档案,是人们在历史进程中,从事各类社会活动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原始记录。档案作为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,与社会活动的开展相伴相生。档案因其原始记录性,被认为是最接近于事实真相的历史文献,成为后人研究历史、探求实情、摸索规律的重要依据。

大生档案,从广义的角度,是清末元、实业家、教育家、社会变革家张謇及其创业团队,以及他们的事业继承者,在兴办实业、倡导教育、捐资公益事业等方面直接形成的历史记录,也有一定数量的个人和家庭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历史记录。但通常所讲的大生档案,为狭义的概念,也是档案界和历史学界普遍认同的,即保存在江苏省南通市档案馆,包括4个人物全宗和23个单位全宗的万卷档案。这些档案基本涵盖1895年张謇筹办大生纱厂而引发的南通的工业革命,以及由此发轫的南通早期现代化的探索历程,是这段历史基本完整的反映。按照现在的档案分类方法,这些档案大致可以分为文书档案、会计档案和实物档案。文书档案包括信函、合同、购地文契、股东名册、股东会记录、董事会记录、说略账略、规章、收发文簿等;会计档案包括日抄、内流、草流、往来账、总账、轮船装货回单、寄货簿、庄票录根、送银回单、报关簿、配货簿、收货簿等;实物档案包括布样、印章等。

我于1990年大学毕业,分配到南通市档案馆工作。作为一个海门人,之前竟然根本没有听说过张謇,既属于孤陋寡闻,也实在是匪夷所思。家住海门镇南边原来的秀山公社(乡),那里最繁华之处是一个名叫横沙镇的集市,有供销社、邮电所、信用社、饭店,是我儿童时代的乐园,我在那里上了幼儿园。往南走两公里有个圩角闸,我家就位于横沙镇和圩角闸之间,再过去两公里就是浩瀚的长江。近年来张謇的日记,才知道张謇年轻时常往来其间。清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廿八(1874年1月16日),张謇“往圩角闸问歇轩疾,略谈。偕石一泉、孙瑶圃观海,有五律一首”。廿九(1月17日),张謇“偕子青、瑶圃、一泉、树亭世丈谈。饭后往海,道由横沙镇,过倪也迁宅略坐。偕子青诣海”。这里的观海,并不是看大海,而是看长江,长江到南通地界,便是最宽阔所在。1984年南通成为对外开放的十四个沿海城市之一,5月8日至10日,国务院分管对外开放工作的谷牧副总理到通视察。谷牧考察了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选址之一富民港地区,这是一片濒江的土地,位于后来建成的苏通大桥北桥头的西侧,谷牧亲临沿江察看后说:“这里一望无际,真是大海啊!”

长江带来的丰沛泥沙,造就南通沿江大片肥沃的土地,这里特别适宜种植棉花,是闻名遐迩的优质棉产区。在秀山中心小学读书时,每到秋高气爽的季节,最快意的事情就是去棉田摘棉花。这项劳动由学校组织,

给周边的生产小队帮忙。小伙伴们把书包清空,欢快地跟着老师,奔向蓝天的那一朵朵的洁白。松松软软的棉朵,很快就把小小的书包撑满。马上把采撷的棉花倒向大布包中,又飞奔回田里。与其说是劳动,不如讲是快乐的游戏,现在想来,都是那么惬意。张謇创办大生纱厂,并连年盈利,依靠的基础就是通海地区的棉花种植和手工棉纺织业。后来这里的棉花种植面积渐渐变少,农户现在偶或种植少许,用于自家做棉被用。

小时候经常去上海,坐上二等车,沿着乡间小路到青龙港,坐上“东方红”号轮船。轮船进吴淞口,黄浦江岸边建筑、车辆和行人渐渐多起来,那时候浦东还很荒凉,浦西外滩却是车水马龙,牢牢吸引我的眼球。踏上十六铺码头,就可以到大上海体验都市生活。吴淞、十六铺一带,曾经留下张謇的足迹,倾注了张謇的心血,那时候却浑然不知。

## 二

但我最终还是走近张謇,以一种独特的方式。正式到单位报到的第一天,便被分配到南通市档案馆的四楼,从事大生档案的整理。当时的南通市档案馆位于南通老城区的中心。我那天起了个大早,搭了一辆从老家开往南通市区的卡车。车到易家桥,司机帮我把自行车从卡车上卸下,指着一条北向的小巷说:“一直骑,到底就是市政府了。”于是,我先是在窄窄的巷子里骑行,过了一座桥(后来知道叫长桥),发现街面开朗许多,也热闹很多,再经过一个转盘,就看到一座钟楼,经过钟楼下面的圆拱门,就看到南通市人民政府的牌子,我就职的单位——也是我服务至今的唯一单位——南通市档案馆,当时就在门牌号码为建设路1号的这个大院的东北角。

档案馆坐北朝南,4层楼,每层居中的是1间大办公室,两侧是库房,左右各有4间,两间朝阳,两间背阴,中间有个过道。4楼办公室大约50平方米,靠窗面朝西依次摆放3套办公座椅,我被安排在最东侧,前面是茅春江和冒巧云,张宗和坐在一张大整理桌边上。他们都是离退休后被请来的,张宗和离休前是档案馆的副馆长,茅春江和冒巧云则是退休教师。档案馆的退休职员王永嘉也在参与,但印象中他没有固定的办公桌。张宗和瘦削,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,不善言辞,坐下来往往就是埋头半天。他体弱,走到四楼办公室,需要中途歇好长一会儿。档案馆留了电梯井,大概是经费问题,直到被拆除都没有装电梯。张宗和古文基础非常好,那些难辨的文字,对他来说似乎小菜一碟。偶尔累了,会点上一支烟,聊作解乏。近年查阅大生档案,看到张宗和整理的案卷,确切的案卷题名、详尽的卷内目录,还有颇具启迪的案卷内容介绍,深感其功力之深,为后来者提供诸多便利。茅春江则相对健谈,从他那里了解到很多张謇和大生企业的背景和知识,他撰写的大生企业单位概况至今都有参考价值,还曾推荐我去对自学考试人员进行辅导(因故未去)。冒巧云亦不多言,印象中就是默默做事,遇到人笑笑算是打个招呼,偶或也抽一支烟。

## 三

2006年距离张謇1895年筹办大生纱厂,过去了一个多世纪,不要说初创业者,即使是他们事业的继承者,大都已远离我们。大生档案作为实体存在着,它的形成史,在张謇及其创业团队留下文献里,只有片言只语。大生档案的保管历史,同样值得探寻,文献流传讲求传承有绪,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,接力保管大生档案的过程,在近当代历史风云变幻的背景下,一定有耐人寻味的故事。

通过不断研读馆藏的大生档案,逐渐了解到大生档案的形成者,主要就是张謇本人和大生沪所。张謇年轻时,曾先后在原通州知州、后来负责江宁发审

局的孙云锦,和庆军统领吴长庆处当过幕僚。幕僚相当于私人秘书,从文书学和档案学的角度,幕僚既处理文书,也管理档案,是个兼职的档案管理员。大生档案的丰富反映张謇的档案意识之强,张謇十分重视档案的形成与积累,他的儿子张孝若所作的《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》“自序”中说:“我父有许多实在的事,他一生几乎没有一件事没有一篇文字的。”

从数量构成的角度看,大生档案的绝大部分为大生沪所形成。理论而言,大生系统各个单位在存续期间,都会形成相应的档案,但是由于战争以及其他未知的原因,张謇在南通所创立的企事业单位,如大生纱厂、通海垦牧公司等,其形成和保管的档案,绝大部分都不存于世。作为大生企事业单位在上海的窗口的大生沪所,历经岁月的风霜,它的档案幸运地留存了下来。大生档案中有一卷1953年9月编制的《沪所文卷目录》,反映大生沪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第一次从上海运回的档案,于1953年8月27日至9月26日在南通初步清理的情况,也印证了我的判断。大生沪所在上海的驻地几度变更,其实就是大生档案在上海的迁徙过程,我曾按照大生档案的记载,多次寻觅大生沪所的旧址,想象着大生沪所员工不断积累、悉心保存、小心搬迁这些珍贵档案的场景。

走访知情者,取得口述,是在没有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无奈而又现实的举措,当然口述史料必须与档案相印证。这方面取得的第一个突破,是得到长期在南通文化系统工作的穆炬的帮助。2006年5月23日,我拜访家住南通老城区西南营34号的穆炬。在与这位市档案馆的档案征集对象交流中,意外地得知他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生档案的情况相当熟悉,因为他本人就是大生档案的利用者、整理者,乃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最早的大生档案出版物《张謇日记》出版过程的亲历者。按照穆炬的指点,我随后采访了洪国辉和杨桐。1962年,时任大生一厂厂办秘书的洪国辉,具体经手到上海把剩余的大生沪所档案运回南通,直接入藏市档案馆,时任馆长为杨桐。1966年初,南通市档案馆出于备战考虑,清理档案,并需用库房,经请示副市长曹从坡,把大生档案移存至南通市图书馆。1970年代大生档案回归南通市档案馆,于1980年代初对零散件进行整理,1990年代初对外开放。大生档案通过几代人的接力,从企业的资源成为社会的记忆,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、张謇的企业家精神和家国情怀的重要资料。

误打误撞进入档案行当,因工作原因与大生档案结缘。由大生档案,对张謇有全面而深入的了解,了解愈多,内心愈发感动,从而把大生档案的相关工作当成事业去尽力而为。从大生档案的整理起步,参与大生档案的境内外征集,从事大生档案史料的编纂出版,再到张謇与大生企业的研究,大生档案几乎伴随我整个档案职业生涯。作为一个普通的档案工作者,时刻没有忘记“为国守史”这个基本而崇高的任务,把大生档案这一国家重点档案的形成、保管、整理和开发本身考证清楚,其实也是“为国守史”的一部分。随着时光流逝,当事者渐渐老去,这个工作显得更加紧迫和重要。每一代人都会逐步退出舞台,这个课题的基本完成,既是一个时期的总结,也可以算作给年轻的档案人的一个接力棒吧。



## 史海回眸

### 大生沪所的存续过程

□周刚

大生沪所,是对大生企业驻沪办事机构的统称。大致在1896年3月中旬,筹建中的大生纱厂设立大生上海公所,暂寓上海福州路广丰洋行内。大生上海公所是大生纱厂驻沪办事机构的最早称呼,也是大生纱厂最早的内设机构,标志着大生纱厂的筹建迈出实质性一步。主要职能是资金的筹措、与上海道和江海关沟通、购买机器物料、成品的销售、银两的汇兑、往来人员的接待等。

1897年秋,大生公所迁出暂寓的广丰洋行,搬入天主堂街,并改称沪帐房,具体地址为31号的春裕成,一直到光绪二十五年(1899年)五月。这时期是大生纱厂筹建的关键阶段,1899年5月23日,大生纱厂开纺,不久获得盈利。沪帐房把沪通两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,为大生纱厂的创设提供资金、物料、人才的支撑,功不可没。

光绪二十五年(1899年)六月,大生沪帐房搬进裕源批发所,一直到1920年迁入南通大厦,历经迁徙最为频繁的阶段。大生沪所先后驻扎的地方有裕源批发所、印书公会、通海花业公所、协兴公皮货行、南太平码头、小东门外、法租界外滩12号。

光绪三十一年(1904年)四月,大生沪帐房与山协森木作签订合同,“在法界东城河浜建造住宅、帐房五间”,这是大生沪帐房第一次在上海自建房屋。工程采用包工包料的形式,约定4个月完工,工程款九八元3800两,分四期支付。1904年11月15日至17日《申报》和《新闻报》刊登:“通州大生纱厂沪帐房迁移法界金利源后城河浜新屋。”

按照大生纱厂在1907年7月20日《新闻报》上刊登的《大生纱厂开第一次股东会办法次第》,大生纱厂第一次股东会流程为:报告本厂开办以来之历史、查员报告账目、提议以后应办各事、选举四所董事及协理、在场公推议员公定名数、公推总经理。

在9月1日的会场上,股东常会的议长(主持人)许久香逐条宣读议案,与会股东逐条审议。其中第三条为:“公司原有四所董事,现拟改名会计、考工、营业、庶务四所,每所设所长一员,由总理协商董事局委托任用……上海一部分事最繁重,本有驻沪帐房,应改名驻沪事务所,设所长一员。”这条议案得到与会股东的多数认可。第一次股东常会将原定的选举四所负责人的议程,修改为选举五所的负责人,由此看出张謇所代表的股东对大生沪帐房工作的肯定,以及对其作用的重视。大生沪帐房跻身大生纱厂的核心管理机构,取得与会计所、营业所、考工所和庶务所同等的地位。还是在这次会议上,议决的大生纱厂分红分配方案为:股东十成、总理两成、五所长及机匠一成、各执事一成。从之后历年的分红看,大生沪所的负责人分享大生纱厂的丰厚盈利。

1920年,位于上海九江路的南通大厦落成,大生驻沪事务所迁入办公。这座后来命名为南通大厦(NANTUNG BUILDING)的大楼,经营管理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进行的。从租地、建筑到出租、运营,具体工作由大生沪所操作,牵头负责的是大生沪所的所长吴寄生。而投资方则是专门为南通大厦成立的上海南通房屋公司。1930年,大生驻沪事务所迁至南京路保安坊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大楼4楼。1936年,大生第一纺织公司和第三纺织公司董事会组织大生总管理处,下属各厂只负责生产,其他诸如进货、人员任免、薪酬发放等决定权均归大生总管理处。1945年9月15日,大生第一纺织公司和第三纺织公司召开董监联席会议,议决设立临时管理委员会,代行大生总管理处职权。1946年7月,设立大生上海联合事务所。1951年,改名为大生第一、第三纺织公司上海联合事务所,1953年撤销。

大生档案形成的主体是大生沪所,因此大生沪所的运作方式直接决定大生档案的内容、种类和数量。档案是实际事务的直接记录,也是客观进程的必然产物。大生沪所在历史上,主要是作为大生企业的驻沪办事机构而存在,因此它形成的档案,主要反映南通与上海两地之间的经济沟通和联络。同时,大生沪所又是大生档案的保管者,能否妥善保存档案,直接决定档案能否存世。大生沪所作为大生档案早年的存放地,经历多次迁徙,尤其是1920年之前,搬迁不仅频繁,而且设施简陋。即使在这种条件下,大生档案还是在动荡中被大生沪所的员工保存下来。考察大生沪所的演变历史,有助于对大生档案的形成历史的了解。

## 征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回眸、地名掌故、江海风物、老建筑、习俗杂谈等栏目,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尽量图文结合。投稿邮箱:574911059@qq.com